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二集 第十三卷 張彩蓮隔年冤報

一帶江山如畫，風物向秋瀟灑，水浸碧天何處斷？霽色冷光相射。蓼嶼荻花洲，掩映竹籬 茅舍。雲際客帆高掛，煙外酒旗低亞，多少六朝興廢事，盡入漁樵閒話。悵望倚層樓，寒日無

言西下。

話說從來冤冤相報、劫劫相傳，徐文長《四聲猿》道：「佛菩薩尚且要報怨投胎，人世上怎免得欠錢還債？」在下這一回專要勸人回心向善，不可作孽，自投羅網。那作孽的不過是為著「錢財」二字，不知那人的錢財費了多少辛勤苦力、水宿風餐、拋妻撇子、不顧性命積攢得來，你若看見了他銀子便就眼黃地黑，欺心謀騙，甚至謀財害命，那陰魂在九泉之下怎肯干休？少不得遠在兒孫近在身，自有報應，或是陰報，或是陽報，定然不差。也有那冤魂就投托做你兒子的，也有自己不知不覺說出來的。在下先說那冤魂投托做兒子的報應。

當日鎮江一個龔撰，在揚子江中打魚為生，終日在金、焦二山、北固等處撒網取魚。正值六月六日之期，清早風浪大作，龔撰的漁船泊在瓜洲渡口。忽然岸上一個老子，肩上背著搭連順袋，來尋渡船，要過鎮江。龔撰就招攬他下船，與老子接著搭連順袋，放在艙裡。那慣走江湖的都有舊規，若是囊中有物，恐人識破，一應行李都自己著疊，並不經由梢公之手。只因這個老子不是慣走江湖之人，這些利害通不知道。那龔撰倒是個《水滸傳》中截江鬼張旺之輩，行李拿上手一提，見甚是沉重，又見是個單身客人，況且年老，不怕他怎的，就是做了鬼，在閻王那裡告了狀，也只如閒。心中一篇文章草稿早已打算端正。扶這老子下了船，一路蕩槳，特特搖到水面開闊之處，風波正大，四顧無人，放下了槳，趕入艙中，將這老子連腰胯一把提起，做個倒捲簾之勢，頭在下、腳在上，撲通的一聲響，掙於水內，眼見得這老子做揚子江心中鬼了。龔撰大喜，叫聲「聒噪，你這老人家的意思，送我這些東西；來年這日，准准與你龔飯做週年。」說罷，打開順袋一看，都是白銀，大錠小錠，約摸有二三百兩之數。龔撰眉花眼笑，把船搖到鎮江，悄悄帶了這個順袋，走到家中，關上了門，叫聲：「嫂子，你來瞧！」嫂子走近前來一看，看了這一順袋放光白銀，連嫂子也都晃得眼花，道：「這東西從那裡來？」龔撰道：「好叫嫂子得知。」一緣二故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嫂子道：「可知道是喜，連夜夢見滿身髒巴巴累了龔，那燈又不住的結個花，可有的有這一主橫財，夠我們夫妻二人一生發跡了。你且去買些三牲福禮，燒燒利市牙紙則個。」龔撰道：「嫂子說得有理，敬神敬佛，天可憐見，自然救濟我二人之貧。」說罷，就揀幾塊散碎銀子，走到市上，買了三牲果酒之類，打點端正。夫妻二人感謝天地，雙雙拜謝，化完了神馬，弄了酒飯，是夜夫妻二人開懷暢飲。吃了幾杯酒，就把那銀拿一錠出來瞧一瞧，又吃幾杯酒，又換一錠出來瞧一瞧。日常裡沒銀時，夫妻二人冷臉冷嘴，沒說沒道，今日得了橫財，夫妻二人就相敬斯愛起來，多說多道，你斟我飲，我斟你飲，二人吃得個爛醉，上牀而睡，就把那順袋當做枕頭。是夜夫妻二人極是高興，行起雲雨之事。可這這子終年不懷身孕，這一次雲雨之後，就懷了六甲。龔撰就棄了那一隻漁船，另做別樣生意。自此之後，日旺一日，漸漸財主起來。嫂子十月滿足，產下一個兒子，甚是樂意。

後來家道愈好，十餘年間，長了有數千金之家，買了一所房子在四條街上，龔撰取了個號叫做龔繼川。龔撰雖是個漁戶出身，今日有了幾千金家事，誰人叫他做龔漁戶？都稱他為「龔繼川」。他有了幾分銀子，也便居移氣、養移體，搖搖擺擺，獼猴戴網兒，學人做作起來。但他兒子出十歲之外，便就異常忤逆不孝，不住「老賊」、「老狗」的罵。及至見了別人，又是好的。只是見了父母，生性兇惡，並無父子之情。一年大如一年，生性愈加兇暴，恨恨之聲不絕，只要拖刀弄杖，殺死父母二人。到了十六七歲，好嫖好賭，破敗家事，無所不至。見了父母影兒，口口聲聲道：「我定要殺死這老賊，報這一箭之仇。」終日鬧吵打罵，日夜不得安寧。幾番要告他忤逆，又道年紀幼小，只此一子，護短不捨，還恐兒子日後有回心轉意之日。只是夫妻二人，日日跌腳捶胸，怨天怨命，鼻涕眼淚流個不住。一日，裡中有人召仙，卻是許真君下降，百靈百驗。龔撰走到壇前，暗暗禱祝道：「弟子龔撰，怎生有此忤逆不孝之子，不知日後還有回心轉意之日否？」那許真君批下四句道：

六月六日南風惡，揚子江心一念錯。

老翁魚腹恨難消，黃金不是君囊橐。

龔撰見了這四句，驚得目瞪口呆，走回家對妻子說：「這兒子就是江心老人轉世，所以日日要殺、要報仇。」夫妻二人懊恨無及，龔撰在那壁縫中瞧著兒子時，宛似江心老人之狀，還在那裡咬住牙管，大叫大罵。龔撰自知無禮，恐遭毒手，只得棄了家業，拋了這個冤家，同妻子逃到別處去了。後來這兒子敗盡家私而死。這是冤魂投托做兒子的報應，你道差也不差？

還有一個自己說出來的報應。浙省台州一個趙小乙，出外做生意，路上遇著一個李敬泉，同伙而走。那李敬泉本錢卻多，被趙小乙瞧見了。二人走得倦，同到興善廟中坐地。那趙小乙是個不良之人，見四面無人，李敬泉走路辛苦，把銀子包袱枕在頭下，齣齣睡去。趙小乙就地拾起大石一塊，在李敬泉頭上著實錢下，打得腦漿迸流而死。拖了屍首，拋在一個深坑之內，面上扒些浮土掩蓋了，銀子取而有之。正要出廟門，只見廟上坐的那尊神道就像活的一般，眼睛都動。趙小乙大驚，渾身打個寒慄不住，即忙下拜道：「今日之事，只有神道得知，萬望神道莫說。」禱祝已畢，只聽得神道開口說話道：「我倒不說，只怕你自說。」趙小乙慌張而出。

自此之後，並無人知此事，連李敬泉的家眷也不知怎麼緣故再不回來。後來趙小乙與同里蔣七老相合伙計，同做生意，終日三杯兩盞。一日，趙小乙同蔣七老到這興善廟前經過，坐在門檻上。蔣七老看見這個廟甚是冷落，道：「這廟中多年想是沒香火。」趙小乙道：「雖然多年沒香火，這尊神道卻異常靈應。」蔣七老道：「怎地見得靈應？」趙小乙被陰魂纏身，不知不覺口裡一五一十，不打自招承，細細將前事說了一遍。蔣七老道：「如今李敬泉屍首在那裡？」趙小乙將手指著那答兒道：「那坑坎之中卻不是？」蔣七老渾身打個寒慄，暗闔心驚，嗟呀不已。又恐趙小乙放出前番手段弄在自己身上，卻不是李敬泉來捉替身了？遂急急離了興善廟那冤魂藏身之處，卻也再不敢說出。後來二人共做一主生意，趙小乙打了個偏手，蔣七老氣不忿，與他爭論，趙小乙揪翻蔣七老在地，毒打一頓，滿身傷損。蔣七老忿恨，一口氣趕到官府面前出首此事。官府即刻將趙小乙拿來，活人活證，怎生躲閃？一一招承殺死李敬泉之事，就於廟中掘起屍首，遂將趙小乙問成死罪，家事盡數給與李敬泉家屬，秋後一刀處決，償了性命。正是：

從前作過事，敗落一齊來。

話說秦檜當年專權弄政，宋朝皇帝在於掌握之中，威行天下，毒流寰宇。那時他門下共有十客，那十客：

門客曹冠 親客王會 逐客郭知達 驕客吳益

羽客李季 莊客龔金 狎客丁祀 說客曹泳

刺客施全 弔客史叔夜

內中單表那個刺客施全，忿恨秦賊屈殺了忠臣岳飛父子，手執利刃，暗暗伏於望仙橋下，待那秦賊喝道而來，就從橋下趕出劈心便刺。不意天不佑忠義之士，可可秦賊騎的那匹惡馬，見施全趕到面前，突地望後連退數步，因此施全下手不得，當被秦賊從人拿住。施全大罵：「奸臣秦檜，吾恨不得砍汝萬段，以報岳飛爺爺之仇！」千賊萬賊，罵個不絕口而死。從此秦賊心膽都碎，特選衙兵精壯有勇之士五百人，圍繞第宅，夜夜刀槍巡邏。日間分一半人簇擁在馬前後，街上趕得雞犬俱盡，方才出來。傳呼在三四里之外，馬前後遮得鐵桶一般，望不見秦賊影兒。

只為冤家眾，所以防護嚴。

卻說那五百衙兵中一人姓王名立，且是有力氣，堂堂一表，在相府巡綽之時，使著相府威勢，誰人敢說他一個「不」字。後來秦賊死了，這叫做「樹倒湖孫散」，連相府也冰清鬼冷起來，何況衙兵！眾兵士盡數散了，止留得王立數十人更番值宿守門而已。這王立先前積攢得些錢財，手頭甚是好過，爭奈犯了一個賭字。看官，從來賭字不可犯，若犯了這個賭字，便是傾家蕩產的先鋒、貧窮叫化的元帥了。王立好這六顆骰子，與他結為好友，親親熱熱，終日與那一班賭友喝「三紅」、叫「四開」，把積攢的錢財盡數都乾淨輸了去。後來無物可賭，只得牀中綿被一條，王立還指望將這一條綿被做個孤注一擲，擲將轉來。不意財星不旺，擲了一個「么二五」，那人搶了綿被便跑。王立瞪出兩隻眼睛，氣得就如鄧天君一般，只得看他拿了去，好生不捨。有好賭的曲兒為證：

好賭的你好貪心，思量一錠贏人十錠。你要贏人的錢財，人也要贏你的錢財。誰知道贏的

是假，輸的是真？又說道賭錢不去翻，誰肯送將來？直待綿被兒輸了也，還只是怨恨著命。

話說王立賭輸了這條綿被，好生不樂。到得晚間，正是要用之際，看看牀上只得一條破草蓆，想起半夜怎生得過，況且又是冬至後數九之天。杭州人每以冬至後數「九」：

一九二九，相喚不出手。三九二十七，籬頭吹鬻篲。四九三十六，夜眠如鷺宿。五九四十四，太陽開門戶。六九五十四，貧兒爭意氣。七九六十三，布襖兩頭擔。八九七十二，貓狗尋陰地。九九八十一，犁把一齊出。

話說王立輸被之後，正值數九之天，晚間寒冷不過，幾陣冷風吹來，身上的寒栗子竟吹得餓餓兒一般大，思量得幾文錢買壺黃湯吃，且做個裹牽綿，渾身熱烘烘，好過這長夜。爭奈日間賭完了，身邊並無一文錢，裡外沒了這牀綿被，怎生支撐，便就怨天怨地起來道：「俺堂堂一表，兩臂上下有千百斤氣力，空有一身本事，怎生綿被也沒一牀遮蓋？好生可恨！這天道怎般沒分曉！俺可是做什麼好人，思量留名千載不成？」從來道：「近奸近殺，近賭近賊。」此是一定之理。王立只因好那「貝」邊之「者」，便就思量做那「貝」邊之「戎」，暗暗的計較道：「俺不免到那一家去試一試手。」想得府側首望仙橋開香燭雜貨鋪周思江家生意甚好，銀錢日日百數十兩兌出兌進，貨物又多，「俺不免明日走到他家門首，細細看他出門入戶，轉彎抹角之處，夜間走進一試，好道滿載而歸，做他個財主，不強如今日綿被也沒得蓋麼？」思想了一夜，次日走到周思江門首，假以閒耍為名，就坐在周家攬凳之上，看他賣東賣西，天枰上免得噹噹的響，一發心中熱鬧，眼裡火出，一邊看他賣貨，口裡假說些閒話。那周思江因是相府值宿之人，屋前屋後時常來往，也並不疑心到做賊上。王立看他銀錢一主主都落於櫃身子裡，暗暗道：「銀錢雖落於櫃裡，晚間必定取入內室。」一眼瞧將進去，店面之後就是三間軒子，各項貨物都堆積在軒子之內。軒子後一帶高牆，石門之內三間大廳，廳上也堆積著貨物，樓上卻是他內室。王立道：「銀錢必藏於樓上，若到得他樓上，方才著手。」又想一想道：「前面甚是牢固，店面中貨物甚多，夜間定有人守宿看視，難以進步，且看他後門何如。」遂窺身到後門一看。那後門雖有一帶牆垣，苦不甚高，王立探頭探腦，在門縫裡瞧時，見進後門是幾間拉腳小房，小房後便是灶，看那樓上胡梯，就在灶邊相去不遠。王立暗暗道：「後門牆低，盡可爬進。那小房中可以藏身。」遂把出門入戶之路細細算計定了，思量夜間做此一篇文字。正是：

計就月中擒玉兔，謀成日裡捉金烏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鎮江府一個姓張的人，開個六陳行，且是好過，生下一雙男女，男名張泰，女名張彩蓮，張泰年十三歲，張彩蓮年十一歲。不意這一年夫妻二人雙亡，遺下這一雙男女。張泰的叔叔混名叫做「隨手空」，生平也專好的是「賭」之一字，先前家事原好，只因好賭，家事盡廢，凡有所得，只是走到賭博場中一擲而空，因此人取他個綽號叫做「隨手空」。後來賭窮了，只來看相哥哥。爭奈貪心無厭，哥哥如何賑濟得許多，竟去人家掏摸物件起來，被人拿住，累了哥哥幾場官司。不意其年哥嫂雙雙死了，這「隨手空」走來頂了哥哥這個六陳行。從來道，偷雞貓兒不改性，好賭之人就是胎裡病一般帶將出來。那六顆骰子，真像他的骨頭做成，所以拿住骰子入骨入命，再不肯放。「隨手空」前日因手頭無錢，只得硬熬住了。如今驟然發跡，便是他賭運重興之象、骰盆復旺之年，忘記前日苦楚，舊性發作，仍舊「三紅」、「四開」叫個不了。那些賭友當日靠他過活，一向冷落了這個主顧，今日見他有了錢，大家都道：「我們又有得酒吃了。」遂燒一陌利市紙，重新整點起來，照顧這個積年交運的老主顧。這「隨手空」左右是輸慣的，那裡在他心上，始初還出小注，那些賭友道：「你一向生性慷慨，怎生今日發跡了，倒恁般慳吝起來。小注小贏，大注大贏。休得小氣。」「隨手空」見他們奉承，便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那些賭友始初假意輸些與他，「隨手空」見一連贏了幾注，便出大注。眾賭友見「隨手空」出了大注，做成圈套，故意買些破綻，連輸幾注。「隨手空」只道是真有采頭，把注數越出得大了。眾賭友同心合力，一鼓而擒之。不上半年，把這個六陳行盡數賭完，連家火什物並房子，也作注數賭輸與人，還說這房子只值得五百金，如今作了一千之數，便宜多了。後來無物可賭，竟把兩個姪男女張泰、張彩蓮賣與人將來作賭錢，把張泰賣到平江府，把張彩蓮賣到臨安府，與望仙橋周思江作丫鬟，後來「隨手空」沿街叫化，凍餓死於坑廁之內。這是好賭的收梢結果。有戒賭詩為證：

好賭有賭友，賭友盡皆丑，
既非道義交，人心亦何有！
三五莊圈套，來飲這杯酒：
先以小注誘，佯輸詐敗走，
騙爾出大注，拿住不放手，
一擲一回輸，金銀不論鬥。
家業亦已空，妻孥難保守，
請君看此編，可以回心否？

話說這張彩蓮賣到周思江家作丫鬟已經八年，暗暗的道：「我是好人家兒女，誤被這個沒地埋的惡叔賣在這裡做丫鬟，怎能夠得復回故鄉，再見天日？」日日如此存想。那時他哥哥張泰賣在平江府，也與人家做小廝，學做梳掠，想兄妹二人失身好苦，遂走到臨安府望仙橋來探望妹妹。周家問了來歷，與他妹妹相見。兄妹二人見了，抱頭而哭。張彩蓮遂暗暗與哥哥計較，要逃回鎮江之事。哥哥道：「身邊並無錢鈔，一路上怎生得有盤纏回去？」張彩蓮道：「我的主母甚是托我，凡是箱籠都要我開閉，金銀珠寶，一一都知。我今晚不免將他鎖匙開了，偷他些金銀首飾，打作一個包裹，到二更盡天氣，你在後門等候。我與你一同逃走到鎮江去，且在娘舅家過活，再作區處。」正是：

金風未動蟬先覺，暗送無常死不知。

話說兄妹二人暗暗約得端正。是夜張泰不敢到飯店裡去，且在古廟裡存身，等待二更盡天氣來做事。噫！你道世間有這般湊巧的事？再接前話，話說王立這廝因賭輸了綿被，無計可施，要做那「貝戎」之事，那日恰好是下番之日，不該是他值宿。日間走到周思江後門相了腳頭端正。那時正是十一月廿八，天上並無星月。從來做賊的有句口號道：「偷風不偷月，偷雨不偷雪。」你道為何，若是有月去偷，星月之下，怎生躲閃？准吃捉了。若是有雪去偷，雪上踏著腳蹤，手到奉承。獨有風雨之夜，滴滴嗒嗒，風吹得門窗戶闔都咿咿呀呀的響動，盡可躲閃。王立這廝雖不是久慣做賊之人，但是動了一點賊心，自然生出賊智。這夜黃昏時節，便發起大風，王立暗暗道：「老天甚是知趣，助我生意。若是做得這主好生意回來，燒陌利市紙答謝天地則個！」等到二更將盡，捏手捏腳輕輕的走到周思江後門。正要爬牆而進，一邊側耳聽聲，只聽得後門「呀」的一聲開處，王立慌張，急忙閃過，黑漆漆中，更不辨是何人。王立雖然躲過，那時微有星光，黑影裡早已被那人瞧見了，只聽得隱隱的道：「哥哥，一個包裹在此，快些接去，我同你走。」王立方知是個女子，卻不敢應，急忙伸手接這個包裹，向前便走。那女子輕輕叫道：「該往北去，怎生錯走了路，倒往南走？」王立竟要跑去，又要貪圖這個女人，掉轉身子望北而走。那女子從背後一直趕來，朦朧之中，認得不像哥哥形狀，便

道：「你是何人？奪我包裹，快快還我便罷。」王立暗道：「是你來尋俺，不是俺來尋你。」一不做二不休，口裡假說道：「還你包裹。」這女子伸手去接，被王立這廝就勢按倒在地，一把勒著喉嚨。女子做聲不得。王立一隻手把腰間布搭膊解下，用力勒住項脖，打個死結扣緊，把這女子背在身上，一手提著包裹，一直走到三聖橋，放下這女子一看，已是咽喉氣絕、舌出數寸而死。王立走到河邊，揭起岸上一塊石板，把布搭膊解下，縛這一塊石板在女子背後，沉在河中，料這女子有幾年不得翻身哩。可憐：

鎮江府無還鄉女子，三聖橋有枉死孤魂。

話說王立勒死的這個女子不是別人，就是張彩蓮。他偷了些金銀首飾，正要出來與哥哥逃走，不意撞著這個催命鬼，斷送了性命。不說王立這廝勒死了張彩蓮，且說張泰躲在古廟中，到二更將盡時分，輕輕的走到後門，摸著後門半開，不見妹妹出來，且躲在後門側首等候。等了一會，已是三鼓，門裡並不見一些響動；又不敢挨身進去，不住的在門首摸來摸去。從來做賊的道：「不怕你銅牆鐵壁，只怕你緊狗健人。」早驚動了守門的犬，嗚嗚的著實吠將起來。張泰慌張，料道決撒，抽身前進，那犬一直追將出來。周思江情知家中有賊，急忙叫喊，率領多人出來捉賊。見後門半開，犬直追將出去。張泰心慌，又是人生路不熟的人，絆了一交，跌倒在地，當下拿住，棍棒亂下，打個不亦樂乎。及至住了手時，仔細一看，認得是日間來的張彩蓮的哥哥。便問道：「你怎生來做賊？」一把頭髮揪將進來，仔細審問，一邊尋張彩蓮，早已不見蹤影。把燈火樓上一照，只見箱籠都開，細細查點，不見了許多金銀首飾。周思江大怒，當時喊叫起地方鄰舍，將張泰著實拷打，道：「你把張彩蓮並我這許多金銀首飾都偷在何處？」連張泰也合口不來，只得實說道：「日間來探望妹妹，妹妹原約定要偷些東西同逃回鎮江，約定二更盡時分走到後門來接。不期走來之時，後門半開，並不見一毫蹤影，卻被狗叫捉了，其中情由，我實不知。」周思江道：「休得胡說。你今將妹妹、首飾都寄囤在那裡？好好還我便罷。」張泰道：「我實不知下落。」並不招承。眾人一齊動手，打得這張泰叫苦叫屈，號淘痛哭道：「妹妹，是你害我了。」眾人見張泰不肯招承，等到天明，把張泰解到臨安府尹處審問。府尹問張泰道：「你將這妹妹並金銀首飾藏匿何處？定有同伙之人並窩家，可一一招來，免受刑法。」張泰將前緣後故之事訴說一遍。府尹見張泰不招，叫皂隸將夾棍夾將起來。可憐這張泰年紀只得二十歲，那裡經得夾棍起，口裡只得胡亂應承，東扯西拽，其實張泰並不曾走臨安府路，說的話都一毫不對，連熟識的人一個也無，只招承道：「前日曾在飯店中宿一晚，有包裹一個。」正是：

若將夾棍為刑罰，恐有無邊受屈人。

府尹即時差皂隸拿飯店主人並包裹來審。拿到飯店主人，細細審問，並無同伙之人。及至打開包裹看時，只得破被一條、梳掠一副、盤纏數百文，並無他物。府尹細細看了張泰年紀後生，也不是慣做不良之事的人，賊證俱無，難以定罪，暗道：「他既得了妹子並金銀首飾，怎生不與他同逃走，還在後門做甚？若有同伙窩家，怎生肯將妹子、金銀反與別人去了，自己在此受苦？其中必有原故。或者時候不對，有剪綰之人乘機剪去，亦未可知。」只得把張泰打了二十，下在獄中，限十日一比，比了幾「卯」，竟無蹤影。府尹只得行一紙緝捕文書，四處緝訪張彩蓮下落。那時張泰已打過五十餘板矣。

不說張泰在獄中受苦，且說王立這廝勒死張彩蓮之後，奔還家裡，正是五鼓天氣，打開包裹一看，都是金銀首飾。王立滿心歡喜，便道這主生意做得著，先買些三牲福禮燒紙，遂將金銀首飾好好藏過，慢慢受用。列位看官，你道王立謀財害命勒死這女子，那冤魂難道就罷了？況且日遊神、夜遊神、虛空過往神明時時鑒察，城隍土地不時巡行，還有毗沙門天王、使者、太子考察人間善惡，月月查點，難道半夜三更便都瞎了眼睛不成？少不得自然有報，只是遲早之間。果是：

乾坤宏大，日日照鑒分明。宇宙寬洪，天地不容奸黨。舉心動念，毫髮皆知。作惡行私，

纖微必報。

話說這廝得此橫財之後，意氣揚揚自得，相貌比前更覺奇偉。軍中隊將楊道元見王立一表堂堂，又有千百斤氣力，甚是愛惜，就優免了王立值宿的差役，叫他充赤山衙操。王立自此不去更番值宿，終日在赤山衙演武廳操演武藝，比較槍刀弓箭，輪拳使棍，比前升了一級，意氣更自不同。比較武藝之後，便取出張彩蓮的包裹中首飾金銀，換些散碎銀兩，終日飲酒使用，任情作樂。

一日，王立吃得爛醉如泥，過赤山衙，忽然見酒店中一個四十餘歲婦人，坐在櫃身子裡，叫聲道：「王長官，多時不見！」王立醉中抬起頭來一看，認得是舊日鄰舍彭七娘，便作揖道：「彭七娘，幾年不見，卻原來搬在這裡開酒店。」彭七娘道：「便是，一向搬來在此處，連舊日鄰舍通不知道。王長官，你為何在此？」王立醉眼迷（目奚）的答應道：「近日僥倖，蒙本官好生心愛，豁免了俺更番值宿的差役，叫俺充了赤山衙操，吃了月糧，不過三六九操演，省得日日捏了筆管槍，終日挑包尋宿處。彭七娘，你道俺可不好麼！」彭七娘嘻嘻的笑道：「王長官恁地恭喜，原來比往先發跡了。怪道得發身發財，越長的堂堂一表，連老身通不認得了。」兩個閒言碎語，說了半日。彭七娘問道：「你今發跡了，可曾娶過娘子？」王立道：「曾沒有娶妻。」彭七娘大笑道：「男子不娶妻，可也不成個家。況且你如今比原先不同，怎生把人取笑做光棍不成？老身有個女兒，也不十分粗丑，王長官你若不棄，我將來配你可好麼？」王長官連聲道好。彭七娘就叫女兒出來相見，只見斑竹簾裡走出那個花枝般女兒來。王長官不見時便休，一見見了：

頭頂上飄散了三魂，腳底下蕩盡了七魄。

話說那女兒從斑竹簾裡裊裊婷婷走將出來，向王立面前深深道個萬福。王立已是八分魂消，向他身上下打一看時，更自不同。但見：

淡白梨花面，輕盈楊柳腰。

兩眉侵翠潤，雙鬢入雲嬌。

窄窄金蓮小，尖尖玉筍妖。

風流腰下穴，難畫亦難描。

王立這廝看了這般一個出色女子，把那笑臉兒便飛到三十三天之上，連酒醉也都醒，就吃橄欖湯也沒這般靈應。便對彭七娘深深唱喏道：「謝老娘作成小子，你今日便是俺的嫡親丈母也，休的措勒！」彭七娘道：「休說這話！老身見你堂堂一表，日後不是個落薄之人。我將女兒嫁你，連老身日後有靠，怎說『措勒』二字。如今結了親，便是鄰上加鄰、親上加親也。」王立道：「俺便擇吉行聘，先告過本官給假成親。」說罷，謝了岳母便去。那女子以目留情，甚有不捨之意，王立弄得魂出顛倒。走到家裡，把那張彩蓮的包裹打開，取些金銀首飾出來。你道王立好賊，恐怕人認得出，都拿來捶碎了，走到銀匠店裡，另打造一打造過。選個吉日，立出自己隊裡一個媒人，行了聘禮，在本官處告了幾日假，到彭家酒店裡結起花燭，拜堂成親。本軍隊裡與王立相好的都來吃喜酒慶賀，看王立娘子果是生得絕世無雙，滿堂中沒個不喝聲彩道：「好對夫妻！」大家吃得爛醉如泥而散。這夜王立好生歡喜。

軟苗條的女娘，款款柔柔；骨峻嶒的漢子，長長大大。彎弓插箭，直透紅心；對壘麾戈，

盡染血跡。長槍鼓勇，那怕他鐵壁銅牆；銃炮爭強，一任彼草深水灌。幾番鏖戰，何愁娘子之

軍；一味攻堅，方顯英雄之漢。

這一夜王立直弄得骨軟筋麻，死心塌地在這婦人身上。清早起來，便作謝岳母之恩，一連在岳母家過了幾日。假日已滿，王立遂將娘子搬到寨中居住，出門之時，岳母又再三吩咐道：「好看我女兒！」王立喏喏連聲道：「這是小人自己身上的事，休得記念。」說罷，攜了娘子自到寨中居住。夫妻且是相敬斯愛，百依百隨，王立歡喜不勝。

滿了月餘，寨中牆垣被雨淋壞，那個隊將楊道元要修理牆垣，親自到寨中踏勘。走到王立門前，那時王立已到赤山衙操演去了，這王立新娶的娘子正在那裡洗鍋，把鍋子中的水潑將出來，可憐的潑了楊道元一身齷齪水。楊道元大怒，問是什麼人的妻子，左右隨從人稟道：「是王立的妻子。」楊道元道：「王立怎生有這個妻子，可是舊日的，可是新娶？」左右稟道：「正是新娶的，一月餘了。」楊道元疑心，就走進王立房中來看這個婦人。楊道元不見時便罷，一見見了，吃那一驚不小，急忙退步出來，悄悄吩

咐左右道：「王立操演回來，不要許他到家裡去，可速押來見我。」眾軍都道王立的娘子潑水污了本官衣服，本官惱怒，要將王立來責治了。看官有所不知，原來楊道元有一身奇異的本事：

善識天下怪，能除世間妖，
行持五雷法，魔鬼一時消。

話說楊道元行持太乙天心五雷正法，善能驅神遣將，捉鬼降妖，曾以符水鴟鼻眼目洗眼，煉成一雙神眼，那鬼怪到他面前，他便一一識得。因此見了王立的妻子一團黑氣遮著，所以突然吃那一驚不小。眾軍領隊將之命，見王立操演回來，不容他到家，逕自押來見隊將。那時已將晚，眾軍押王立來見隊將。楊道元趕開了眾軍，問王立道：「你可曾做什麼負心的事麼？」王立道：「小人並沒有什麼負心事。」楊道元道：「你休得胡賴！我看你有冤魂纏身，你瞞得他人，瞞不得我。快快實說，俺還有救你之處。若再遲延薄命休矣。」說罷，王立大驚，渾身冷汗。果是：

日間不干虧心事，半夜敲門不吃驚。

王立被隊將說著海底眼，怎生躲閃？只得把前前後後謀死婦人之事說了一遍。楊道元道：「是了。今你新娶的妻子並不是人，就是死鬼。如今你的精神尚強，未便下手，待吸盡汝之精氣，他便取你性命。」王立方才省得彭七娘已死了六七年，如何還活著，有女兒嫁我，都是一群死鬼，捉身不住抖將起來，連三十二個牙齒都捉對兒廝打，就像發瘧疾病的一般，話也格格的說不出，磕頭道：「怎生救得小人性命？」楊道元道：「邪魔妖鬼可以驅遣，這是冤鬼，一命須填一命，怎生救解？」王立只是再三磕頭求救。楊道元焚起一爐香，提起筆來行五雷正法，默運元神，口中唸唸有詞，書符一道，付與王立道：「如今回去不可泄漏，照依如常。待這婦人睡後，將這道符黏在婦人額上，便見分曉。」王立領了這符回去，進得門，好生恐怕，不住戰兢兢的抖個不住。妻子道：「你怎生如此？」王立假意道：「冒了寒。」只得勉強支吾，與他一同飲食。待這婦人先上牀睡了，急急將符來黏在額上，就地起一陣狂風，風過處顯出一尊神道，卻是伏虎趙玄壇，手執鋼鞭，驅這婦人起來。屍長丈餘，舌頭吐出，直垂至地，陰風冷冷，黑氣漫漫，忽然不見。王立即時驚倒在地。一邊楊道元已知就理，著幾個軍兵攙扶王立到點名廳上，令人守住。次日王立方才甦醒，只是癡呆懵懂，口發謔語。楊道元著人到赤山彭家酒店看視，早已連酒店通不見了，眾軍吃了一驚。楊道元吩咐左右道：「你們在此守候，不容他下階。過了一個月，便無事矣。」眾軍守了二十餘日，因都去倉前請糧，失了守候，王立下階行走，又見那婦人屍長丈餘，舌頭吐出直垂至地。王立見了，大叫一聲，驀然倒地。眾軍請糧回來，見王立跌倒階下，情知是著鬼，正要攙扶他起來，那婦人陰魂便附在王立身上，走到眾軍面前，作婦人形狀，倒身下拜道：「妾是望仙橋周思江家張彩蓮，原是鎮江人，惡叔好賭，將奴家賣與周思江家做義女，偷了些金銀首飾，要與哥哥張泰同回到鎮江娘舅家過活。舊年十一月二十八二更天氣，卻被王立這廝來做賊，謀財害命，將搭膊把奴家勒死，石板一塊，沉奴家屍首在三聖橋河中，害得哥哥監禁牢中一年受苦。奴家冤魂不散，日夜啼哭，上告列位，替奴家作主，定要償我性命。」說罷，哽哽咽咽大哭了一場。王立暈倒在地，久而方醒。那時事體昭彰，遮掩不得，府尹知道，叫人在三聖橋河中撈起屍首，果有石板一塊壓在身上，屍體無損。遂將王立打八十板，問成死罪，張泰釋放還鄉，追出原物，給還本主。王立秋後處決，償了張彩蓮性命。不過隔得一年，一命填一命，何苦作此等事乎？有詩為證：

欠債尚且還錢，殺人怎不償命？
自作終須自受，勸人莫犯此病。